唱衰論調徒增噪音 香港明天必定更好

議事論事
閻峰

近期香港個別媒體將「美斯風波」簡單歸為商業糾紛，為其開脫甚至歸咎特區政府，完全無視美斯在香港的刻意傲慢表現，也閉口不提其「奇跡」神速康復在日本高調出賽，最後還風馬牛不相及地妄指23條立法「對國家機密定義模糊不清，又缺乏上訴機制，很易令人誤墮間諜法的法網」云云，歪曲事實、誤導公眾、製造恐慌的意圖十分明顯。另有唱衰香港的聲音，認為香港歸因本地政治、中國經濟因素及中美關係三大因素而「衰落」，仔細分析，其觀點同樣站不住腳。對這些混淆視聽的言論，我們大家必須擦亮眼睛，小心警惕，堅決反對。

眾所周知，基本法23條立法是對香港國家安全的重要補充，針對的是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人，目的是更好保障香港社會公眾的生命、財產、投資權利和自由，避免被少數隱匿在香港的外國代理人以「自由」名義故意侵犯和肆意踐踏。23條盡早立法，有利確保國家安全和香港社會穩定，構建更安全、便利、高效的營商環境，對於吸引全球資金和人才、推動香港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23條為發展提供法律後盾

23條立法更加清晰地規範了國家安全的範圍和要求，能夠發揮普通法優勢，使得國家安全相關案件在香港得到更高效、更公平、更明確的處理。**香港國安法和基本法第23條是「一國兩制」的完善和發展，為香港繁榮和發展創造了最好的條件和基礎、提供了最強大的法律後盾。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因此而增強**。

實際上，700多萬港人對23條立法背景十分清楚，部分別有用心的人藉抹黑23條立法搞亂香港的企圖絕不會得逞，香港民眾不會受形形色色的外國代理人蠱惑迷惑，而定必全力支持23條立法。

面對當前錯綜複雜的經濟、金融和地緣政治局勢，我們必須有以下三點清晰認知：一是中美博弈是一個長期過程，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二是目前香港和內地經濟與資本市場遇到的問題和困難是客觀存在的，但也是階段性的、暫時的；三是中國經濟總量超越美國、資本市場恢復向好是一個必然趨勢，中美競爭的結果是確定的。

內地自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保持了40多年高速經濟成長。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按照購買力評估，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按照市場匯率評估，中國經濟總量也將在2030年之前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這些變化將顛覆性地改變全球政治經濟力量對比，也是中美地緣政治博弈的根本原因。

目前，美國以「去風險化」為名，行脫鉤斷鏈之實；實施印太戰略，大搞「五眼聯盟」；強化友岸外包，不擇手段對中國打壓、圍堵、封鎖、制裁。我們必須對中美博弈和中美競爭的長期性、嚴峻性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內地經濟結構的調整背後有主動的因素，也有被動的因素；香港和內地資本市場震盪表象背後的基本面因素，除經濟結構調整因素外，同樣受到中美地緣政治博弈引發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和衝擊。

「做空」中國圖謀不會得逞

但是，中國不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不會發生在中國身上。中國自然資源豐富，資金資本充裕，專業人才眾多，創新能力突出，社會儲蓄較多，市場規模巨大，經濟韌性十足。**香港和內地經濟與資本市場遇到的困難是階段性的，中國經濟總量超越美國、資本市場恢復向好是一個必然趨勢，唱衰香港的聲音是短視的、不智的，徒增噪音；「做空」中國的圖謀是徒勞的、無效的，不會得逞**。

儘管目前資本市場正處震盪與調整期，但香港是一塊福地，歷經黑暴、新冠疫情、中美博弈的衝擊和洗禮，依然活力無限、生機盎然。面對逆境，港人無需氣餒，更不應妄自菲薄。2022年，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以當時市價計算約為38萬港元。香港國際機場是全球最繁忙的國際貨運機場，2022年貨物吞吐量為417萬公噸。香港賽馬會2023財政年度的投注額為3048億港元，創下歷史新高，是1997年度（924億港元）的3.3倍，從一個側面詮釋了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也是對唱衰香港論調的最好回擊。

有內地作為強大後盾，有14億國人祝福，有700多萬港人秉承「獅子山精神」孜孜不倦、勤力創新，香港這顆東方之珠一定會愈加璀璨、絢爛奪目，愈發吸引全球資本和人才。香港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

全國政協委員、國泰君安國際董事會主席

「美斯事件」對香港社會的啟示

學者論衡
劉兆佳

2024年2月初，擁有美斯等數名超級球星的美國國際邁亞密足球會到香港與香港聯賽選手隊進行表演賽。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對這場足球娛樂盛事極為重視，將該球隊奉為上賓，並對此項盛事特別是美斯給予鋪天蓋地的宣傳。非常遺憾的是，獲得不少香港球迷和居民愛戴的美斯卻莫名其妙地一反常態對他們展示輕蔑態度。他沒有出場比賽，沒有親自解釋為何缺陣，也刻意缺席賽後的頒獎儀式。更為詭異之處，是三天後美斯在日本出賽時卻判若兩人，不但禮遇日本球迷，而在出場的30分鐘內神態輕鬆、奔跑自如，毫無受傷的跡象。美斯在香港和在日本的言行舉止差異極大，確實讓大部分香港居民憤怒、受辱和失望，而且大惑不解。

對於美斯的行為為何如此詭異，美斯和國際邁亞密的解釋是因為美斯有傷患在身，但這個解釋卻因為美斯能夠在日本作賽而被徹底否定。有人說是合約條款不夠周全的問題，也有人說是美斯與球隊之間的矛盾所致，但這些都不應該成為美斯蔑視香港球迷和居民的理由。從常理判斷，美斯和國際邁亞密不可能既接受豐厚的報酬卻又刻意讓香港各界難堪和讓自己的聲譽嚴重受損。極少數人甚至認為原因是美斯歧視黃種人，但這種說法不能解釋為何美斯對日本人卻以禮相待，而且他過去在香港和內地作賽時也沒有發生對中國人不敬的事。

很快地，各方面便傾向從政治角度對「美斯事件」進行分析和解釋，而且覺得只有從政治角度才能充分理解此事。由於越來越多香港居民和內地同胞對「美斯事件」從政治角度理解，此事所產生的政治效果因而值得觀察和重視。

誠然，「美斯事件」對香港的國際聲譽的確造成一些打擊，但由於香港一貫享有「好客之都」的美譽，不可能因為一件單一事件而蒙受不可挽回的損失。事實上，不少海內外人士覺得香港在這次事件上是應該值得同情和尊重的「受害者」，所以「美斯事件」對香港國際形象的損害應屬有限。儘管一些別有用心和秉持幸災樂禍心態的西方媒體和人士乘機對香港揶揄嘲諷，並質疑香港舉辦國際盛事的能力，但對香港的傷害其實亦甚少。

美斯的行為雖然令不少香港球迷和居民極度失望和憤慨，但卻沒有引發一些敵視香港的內外勢力所渴望見到的危害香港穩定和國際聲譽的騷亂、破壞、示威或抗議行動。相反，雖然不少香港居民對美斯和國際邁亞密有批評和譴責，偶有激烈言辭，並要求主辦方Tatler Asia作出交代和賠償，但基本上民眾都能夠保持理性、冷靜、平和與耐性。

所謂從政治角度看「美斯事件」，是相信這次不幸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外部勢力，特別是美國。即便無法掌握確鑿證據，人們始終覺得美斯作為一支美國足球隊的主力是在難以抗拒的外部勢力的壓力下才作出對香港有損的行為，而其目的是在打擊香港的國際聲譽與形象、誘使香港居民作出激烈甚至暴力反應、破壞香港的穩定和製造香港居民與香港特區政府的對立和衝突。

反映良好公民素質和責任感

姑勿論這種看法是否屬實，但已被廣為接受，原因是美西方無所不用其極打壓抹黑香港，並在黎智英案審訊過程中歇斯底里地詆毀香港法治及對檢控人員和法官施加壓力，不少香港居民便容易把「美斯事件」與外部勢力連在一起。無可避免地，這個愈趨普遍的看法也必然會帶來一些重要政治效果。

香港居民作為「受害者」在這次「美斯事件」中所展示的克制和素養，反映了香港居民的良好的公民素質和社會責任感。這種公民品質對改變外界因為香港過去的動亂而形成的對香港居民的負面形象有一定幫助。過去多年來香港居民飽受激烈和暴力鬥爭摧殘，對穩定和秩序肯定有強烈的渴望。中央出手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後，香港的亂局才得以終結。今天，香港居民極為珍惜來之不易的安定局面，絕對不願意讓動亂重臨，更對破壞穩定團結的勢力深惡痛絕。尤其重要的是，在香港國安法的守護下，香港的反中亂港勢力受到遏制，難以如過去般利用「美斯事件」去煽惑和組織群眾鬧事。

既然傾向從「政治陰謀論」理解「美斯事件」，則縱使香港居民對特區政府在這場足球娛樂盛事中的處理方法有微言，但總的來說他們的矛頭主要指向外部勢力尤其是美國，當然他們不會隨便宣之於口，但卻彼此「心照不宣」。以此之故，人們傾向把自己與特區政府都視為「受害者」，都需要向美斯、國際邁亞密和主辦方Tatler Asia問責和討回公道。這次事件促使香港居民和特區政府「連城一線」來維護香港的利益和聲譽，Tatler Asia遂不得不向買了票的球迷退還部分票款，讓事件不致進一步發酵。當然，美斯和國際邁亞密不一定會因為來自香港的壓力而道歉或賠償，但他們的冥頑不靈卻只會強化香港居民與特區政府的「同仇敵愾」的關係。

事件實際上有提升香港居民的國家安全意識的效用。當人們相信外部勢力對香港圖謀不軌的時候，他們對過去十多年香港爆發的動亂和「顏色革命」會有新的體會與理解，對國家和香港所面對的威脅會有更深切的感受和認識，對外部勢力和反中亂港分子的警惕之心也會隨之而上升。**這將加強香港居民對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感和迫切感，並增加人們當前香港正在開展的23條立法工作的支持和認同。「美斯事件」因此是絕佳的國家安全教育的教材**。

內地同胞對香港居民在「美斯事件」中蒙受的委屈感同身受，認為美斯和國際邁亞密對中國人輕蔑和歧視，因此紛紛以言論和行動表示為香港居民不值，並對美斯和國際邁亞密口誅筆伐。北京和杭州並不歡迎美斯有機會在中華大地作賽。部分聘用美斯為其商品做代言人的內地企業也紛紛考慮與美斯割席，讓美斯和其所屬球隊在經濟上蒙受重大損失，他們甚至很可能「永久」失去中國市場。內地同胞在「美斯事件」中對香港居民拔刀相助，表現出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誼，對提升香港居民特別是年輕人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肯定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香港已經進入「後動亂」時期

最後，「美斯事件」確認了香港已經邁進了「後動亂」時期。在中央出手在香港撥亂反正後，香港無論在制度上、法律上、政治上、行為上和人心上都形成了一個能夠防範動亂和維持穩定的格局。也就是說，內外敵對勢力要在香港搞分化、動亂和「顏色革命」將會越來越困難。

無論「美斯事件」是否與外部勢力特別是美西方勢力有關，經此一役後，中央、特區政府、愛國力量和香港居民都必然會提高警覺性，並更好地團結起來針對外部勢力的挑釁和破壞予以抵禦和反擊。從這個角度看，「美斯事件」雖是壞事，但長遠而言也是好事。

（原題為：「美斯事件」確認香港已經進入「後動亂」時期）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23條立法有效保障人權

靜思明路
朱柏陵

回歸之後，香港依靠着背靠祖國的優勢，經濟不但迅速從金融風暴及「沙士」後反彈，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大大提高。本來香港形勢大好，卻偏偏錯過了於2003年就23條立法的機會，令國安出現真空，使反華勢力乘虛而入。2019年黑暴對香港造成的破壞，港人記憶猶新。如果不是中央果斷制定香港國安法，香港現在可能還處於混亂之中，墮入萬劫不復之地。可見，國家安全是香港發展的基石。

新一屆特區政府正就23條立法進行公眾諮詢。很多人可能會問，既然已經有香港國安法，為何還需要為23條立法？國安法雖然為香港社會帶來了穩定，但要全面鞏固國家安全，就需要得到23條的互補。事實上，23條中最少有五類行為沒有被香港國安法包含。有了23條，香港在維護國安方面的工作，便能更加有效。

更重要的是，現行香港國安法沒有特別針對間諜罪訂明罪行。在現今資訊發達而又複雜的國際社會中，間諜會以不同身份出現，並以不同手法進行破壞及盜取機密。23條立例禁止竊取國家機密、外國政治團體在港進行政治活動等罪行，可以有效針對間諜活動，彌補香港國安法下的一些不足。

而且，23條將是本地立法，即是會完全根據普通法原則，草擬相關條例。條文中的字眼將會與普通法保持一致性，令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容易理解，當地法院引用香港23條案例的機會便會大增。當愈來愈多海外普通法法院引用香港23條案例時，不但能進一步加強國際對香港司法體制的信心，更可以使西方國家不能輕易地對香港司法體制，作出毫無根據的詆毀和攻擊，令香港法治更能得到保障。

而且，香港國安法和23條對人權的保障，比一些任意批評香港的西方國家的國安法更強。香港國安法的第4條已清楚說明特區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時，會保障居民的權利和自由。23條立法後，有關條例依然需要遵從基本法中對人權的保障。法官在審理有關案件時，必須考慮有關部門有否違反上述對人權的保障。相反，一些西方國家，例如英國《國家安全草案》下，當局可禁止嫌疑者離開住所、或強制於某一處所、或禁止某些指定行為，包括不可使用電腦、手機等等。這大大違反了法治原則和偏離《國際人權公約》保障個人權利的主要條文。

國家安全是香港發展的基石。因此，香港國安法和23條需雙管齊下，才能令香港國際地位堅如磐石。2003年，我們錯過了為23條立法，導致之後的動亂事件、社會撕裂的局面。今後，我們要抓緊時機，為23條立法，全面維護國家安全，令香港市民有安穩生活，令香港再次高飛！

執業大律師、民主思路理事

瘋狂抹黑香港 《金融時報》意欲何為?

議論風生
彭安

為「妖魔化」基本法第23條立法，美國政客、亂港分子以及一些外國媒體無所不用其極。近日，英國《金融時報》接連刊出攻擊抹黑的文章和報道，繼日前刊出羅奇所謂的「玩完論」後，昨日又刊出所謂「美國律所和香港『切割』」的報道。**其實，該報的意圖已是人所皆知，但他們越是抹黑，也就越證明23條非立不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服務樞紐的地位，不僅不可能被動搖，而且必定會在築牢國安防線後，不斷獲得鞏固提升**。

2月12日，《金融時報》刊出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經濟學家羅奇的一篇文章，販賣所謂的「玩完論」，攻擊國安法和23條立法，抹黑香港的未來。羅奇作為一名經濟學家，竟然以充滿主觀色彩的字眼來預判一個地區的前途，顯然與學者應有的專業精神相違背。正如有評論指出，「『看空』中國、『看衰』香港，羅奇不是第一個，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但正如無數個『中國崩潰論』不斷破產一樣，只會淪為世人笑柄。」

2月14日，《金融時報》再刊出一篇所謂的報道，引述兩名知情人士稱，瑞生律師事務所已經向內部員工宣布，香港員工由今個月開始，除非獲得特別的授權，否則不能瀏覽公司的國際數據庫。這意味着香港律師將不能自由瀏覽公司在美國、歐洲等地的資料。報道又引述所謂的消息人士形容，「23條立法令香港的數據法例與內地睇齊」，云云。

圖製造香港法治不保假象

一篇是評論，一篇是報道，三天之內先後刊出，配合得很是「默契」。羅奇以往扮演「中概好友」角色，如今突然「反水」，理據毫不嚴謹，難有說服力。但後者繪形繪色以「報道」形式刊出，又有所謂「消息人士透露」的言詞，對於一些不知內情的人而言，似乎更有「吸引力」。但只要細究下去便能發現，根本是在混淆視聽。

首先，文中所述的美國律師行，到底有沒有、因何原因調整數據庫政策不得而知，《金融時報》的文章全部引用「匿名」，根本無從證實。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23條立法根本無關上文所述的「數據法例」，更不可能出現所謂的「香港數據法與內地睇齊」的情況。事實上，基本法23條諮詢文件建議的「國家秘密」涵蓋的七種情況，定義遠比英國的《國家安全法例》更清晰。更何況，任何個人、團體或公司，只要沒有破壞國家安全的意圖，沒有實際的行動，根本不可能「誤觸法律」。

其次，這篇文章試圖製造一種印象：外國律師撤離香港、香港法治不保。其實，這不是該報第一次這麼做。去年8月，《金融時報》曾刊文「引述多位在港執業的律師表示，由於人們無法理解香港國安法的界限在哪裏，越來越多的律師正在逃離香港。」從所謂的「外國律師『逃離』」，進而上升到「外國律師行『切割』」，該報用心不可不謂良苦。然而，國安法真的令外國律師行「逃離」了嗎？

數據最有說服力。截至2023年11月底，香港共有928家本地律師事務所，另有83家外地律師事務所在港設有辦事處，當中包括逾半數全球百大律師事務所。而同期，本港註冊的外地律師人數達到1473人，這一數字僅較2019年少了60人，當中疫情是主要因素。事實上，如果真如《金融時報》講得如此恐慌，註冊的外地律師豈不是早已全跑光了，為何絕大多數的律師留下？

撼動不了香港法律樞紐地位

2021年，也即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一年，香港法律服務輸出總值達39億港元，較前一年上升7.0%。2022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共處理515宗個案，處理的爭議總額約431億港元。大量事實說明，國安法實施後，香港作為亞太區法律服務中心樞紐的地位不僅沒有被動搖，反而不斷得到提升。

就在昨日，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宣布，《建立國際調解院公約》政府間談判會議近期在香港特區順利舉行，各方協商一致作出決定，在國際調解院成立後，總部所在地為香港。這是對《金融時報》報道狠狠摑的一巴掌。

事實是，如今在破壞香港法治、醜化香港法律體系的不是別人，正是美英政客以及反華媒體。去年美國政客奠出《香港制裁法》，公然叫囂制裁香港的法官，平日開口閉口談法治的外國媒體，對此不僅沒有反對，甚至煽風點火，如今還要不斷抹黑香港的法治，真是虛偽到了極點。

《金融時報》的兩篇文章，是慣用的「政治輿宣」操作。前者以「評論」進行先入為主的公眾觀感的引導，後者再利用信息的不對稱，以一間公司內部的政策調整，意圖塑造「客觀事實」，而達到混淆視聽、抹黑23條立法的目的。可以預期。這樣的抹黑、攻擊的輿宣攻勢只會不斷增強，其他的媒體也會以「引述消息人士」的方式，製造香港23條立法的「恐慌」。

然而，如今已是2024年了，經歷了2019年黑暴，這樣的輿論宣傳伎倆，香港市民、在香港的投資者早已感到厭倦。這樣的媒體，就別再裝了！